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七十八回 萬頃江田一驚飛

常有人說，影像將把文字語言淘汰掉。殊不知影像是純感官的刺激，直接而強烈，文字語言卻是思維的泉源，深刻而恒久。影像隨刺激而麻木，因時間而模糊。但是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概念卻是歷久彌新，而且在每一個主觀記憶中，都有不同的詮釋。沙雅輕啟朱唇，如同千古以來無數說故事的人，用簡潔明白的言語，讓尊貴的議士們乘坐著神思的羽翼，到真實的人間走了一趟。

「我叫沙雅·木吉，今年五十五歲，中國新疆維吾兒族人氏，是一九一〇議區選出的議士。我家世代代定居在中國西陲新疆南部，離莎車有一百多公里，有兩百多戶人家，沿著提茲那甫河，以種植哈密瓜營生。各位知道，世界上最大的盆地沙漠塔里木，就在提茲那甫河的北邊。

「那裡的氣候非常乾燥，年雨量不足五十公釐，河床經年是乾涸的，只有在初夏崑崙山的雪水溶化時，河水氾濫了，就是我們一年生計的開始。

「大家都知道，埃及有條尼羅河，是生命的糧倉，養育了世世代代埃及的人民，孕育了尼羅河文化。提茲那甫河是我們生命的源流，但千百年來，河淺水少，我們的祖先原是一個上萬人的族群，到了二十一世紀，只剩下不到幾百人。

「那是因為土地沙漠化的結果，據統計，在二〇〇一年，中國荒漠面積已達國土的二成七，總共二六二餘萬平方公里，西起塔里木盆地，東到松嫩平原，形成一條長四千五百公里、寬六〇〇公里的黃色地帶。從一百多年前起，因為人口蕃殖，耕地濫墾，水土流失，氣候反常，每年沙漠線向內地推進近百公尺。土地變成沙漠以後，樹木枯萎了，草原消失了，水氣蒸發了，氣候更乾旱了。

「尊敬的教長，我知道您來自巴基斯坦，您那裡沒有浩瀚無際的沙漠，您不會理解我們對風沙的認知和感情。」

阿里咳了一聲，說：「其實我們國度裡也有沙漠。尤其我常去麥加朝聖，我見識過，也領教過沙漠的宏偉壯麗。」

沙雅說：「是的，沙漠是宏偉的，但也是殘酷的。」她的眼神逸向遙空，但堅定的意志，卻吐露了她一再掩飾的主題：「我家裡只有父母和我三個人，唯一的哥哥在我出生前就餓死了。母親一直想說服父親到北面的莎車城謀生，那裡母親還有不少親友，可以過著平安幸福的日子。

「我記得很清楚，在我十歲的時候，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，有一次發高燒，昏迷了三天。我醒來時，聽到母親正與父親爭執。

「母親哭著說：『沙雅要走了，我們也走吧！』

「父親正替我擦汗，說：『妳走吧！我不能！』

「『死守在這裡有什麼用？』

「『沒有用！』

「『為什麼要等死？』

「『這祖先留下來的地！以前有二十畝，今年只有五畝了！』

「『明年呢？更少了！』

「『要等！』

「『為啥？』

「『等到了才能走！』

「『等得到嗎？』

「『等不到也得等！』

「『為啥？』

「『做人呀！』

「『做人也要像個人，這樣連羊都不如！』

「『不能對不起祖先！』

「『死了對得起嗎？』

「『死了還有沙雅！』

「母親哭得更大聲了，父親也跟著抽泣，兩個人半天沒說話。我感覺得到，我的臉上有四隻手，四張棉花布，各沾了一點涼水，在我臉上揉動。

「除了那涼涼的棉布外，還有一滴滴的、熱滾滾的，粒粒滴在我心頭。」

沙雅的眼眶紅了，她強忍著，上牙咬著下唇，停了一會。這些議士們養尊處優慣了，有的來自大都市，有的來自富裕的國度，就算不是，也是出生在那所謂人類創造奇蹟的時代。就算苦過、窮過，那也是淹沒在遙遠過去的一粒塵灰。

傷痕文學曾風靡一時，又有幾個人相信其中的真實呢？眼前一個活生生的人，一個同在議事堂共進退的同僚，從她眼裡和口中吐出的真實，感應的力量就放大了無數倍。不需要虛擬幻景，人人腦海中已浮出一幅鮮明的影像。

沙雅繼續說：「『怎麼辦呢？』母親問。

「『交給真主。』

「『真要沙雅守這地？』

「『我沒死，我守。』

「『守多久？』

「『到我死，沙雅要守就讓她守。』

「『沙雅才十歲，沒死，就送走了。』

「『不能，我挑水去。』

「『挑水？』我感覺到母親跳起來：『不許！』

「『挑得動！』

「『我去！』

「『要走十里路！能挑多久？』

「『不挑了幾十年？』

「『人用的不多。』

「『那就挨餓。』

「母親不說話了，我知道是怎麼回事。我們一家三口，一年光靠一季哈密瓜是不夠的，還要種棉花。這次河水枯了兩年多，棉田要水，十擔水才能灌一次田。而父親年紀大了，挑一擔水來回要個把鐘頭。

「那時我還要上學讀書，那是祖先的規矩，也是父親堅持的，他拼命種棉花，就是要掙錢給我讀書。在先讀書全由國家負擔，到世紀初，中國的學生有兩億之多，而國家剛進入開發中國家，百廢待舉，教育經費嚴重短缺。再說印書要造紙，造紙要砍伐森林，砍了森林就破壞水土保持，氣候更惡劣了。

「記得我的學校是由外界資助的希望工程，學校很遠，要走六公里路。而所謂的學校，只不過是間能擋風沙的房子，幾根木頭釘成的桌子。但是那裡有一位老師，十個同學，至少有人能教我們。只是老師們來來去去，沒有一個願意教上半年的。

「我們的課本是免費的，是內地學生讀過的舊書，往往破爛不堪、殘缺不全。練習本要買，鉛筆要買，一個學期一塊錢。那時候一塊錢在國外買不到一個麵包，我父親卻要挑五十擔水！吃飯要錢，衣服也要錢，在家裡可以將就，上了學，就算再窮，父親也要我像一位窮公主！

「父親蒼老得很快，衰弱得更快。我常常跟他講，不要讀書，要做工去。

「父親總是冷冷地望著我，說：『真主要怎樣就怎樣！』

「我說：『真主沒要我讀書！』

「『有，水就是書，沒讀，就得挑！』

「母親說：『妳是家裡唯一的希望，讀書去。』

「是的，我是他們唯一的希望！也是千百年來祖先最後的希望。

「幸而在二〇〇四年，希望工程改建成希望工廠，生產一種『電子書包』，它和教科書一樣大小，但是比較輕，一本書包可以裝一百本課本。它以太陽能電池驅動，我們只要每半年在陽光下曬曬書就可以用了。

「這種電子書包就是當年的簡單型私人電腦，可以上網，可以下載資料，可以透過遠距教學向老師請教。但是那時私人電腦售價由美金一千元到三千元不等，再加上軟件及其他配件，一般要上萬，但電子書包只賣三、四十元，而且窮人免費。

「各位知道電子書包的意義嗎？若非它的出現，二〇年代以前，人類社會的貧富分化，就足以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！就算沒有大戰，也會有各式各樣的社會改革，甚至是武裝革命！

「為什麼？當年的私人電腦是種奢侈品，全世界只有三種人夠資格享用。第一種是權利的所有者，諸如政府、大企業以及各種服務機構，第二種是從事科研的學者專家，第三種是受過良好教育、有經濟地位的高級知識分子。

「在世紀初，正式的統計數字表明，當時全世界共有三億台可用的私人電腦。三億台！而世界人口卻有六十億！只佔百分之五！另外的百分之九十五呢？他們被刻意遺忘了，於是他們變成電腦盲！

「人人都知道，人類的交通系統，由初民的航海轉到陸地的鐵、公路，再轉到天空。而交通的內涵則由貨物、人，進而轉向資料、訊息，和物流、金流、資訊流。

「物質是有限的，一個人得到了，稱之為佔有，稱之為所有權。人為了爭取這種物質的所有權，打打殺殺，寫下一頁又一頁血腥的歷史。而資訊是無限的，是一種新的生命，只要出現了，就會無止境的傳播、複製。

「一些擁抱著私權私利的人，發明了『知識產權』的觀念，用各種社會公器設下各種障礙。或立法，或用經濟制裁、或用武力威脅，完全無視於人權、國權，用盡手段以榨取各種利益，滿足少數人的貪婪……」

「哈哈！我知道了，原來是反知識產權的餘孽！」說話的昆士達，他早就不耐煩了，這時忍不住打斷沙雅。

四週響起一片噓聲，有人罵道：「大律師，沒人委托你！」

「這是公義！不需要委托！」昆士達說。

「是誰的公義？百分之五的人？」

「百分之五也是人呀！」

「那百分之九十五呢？」

「如果不是這百分之五的精英，他們早餓死了！」

「好極了！在這些精英出世以前，人是怎樣生存的？」

有人喊道：「混蛋滾下去！走狗時代已經過去了！」

也有人說：「到別的地方去耍寶吧，我們要聽故事！」

昆士達大叫：「我也有故事！」

一個人說：「昆士達！下去吧，要不要我把你那件故事公開播放？」昆士達再狠，一聽到這個聲音，知道對自己大不利，只好乖乖地閉口不言。

沙雅等大家安靜了，又接著說：「電子書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產品，人人能用，人人負擔得起。生產商薄利多銷，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受益。過不了多久，人民知識水準增長了，經濟發展蓬勃了，第三世界才有力量與工業國家並駕齊驅。

「有了電子書包，我終於能在家裡幫助父母，隨時可以學習功課，從無線網絡瞭解世界各地的動態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接上中國的農業內聯網，父親能取得各種農業資訊，諸如種子、肥料，以及市場價格、科學新知等。

「我們的生活有了改善，但是有一樣最迫切需要的，電子書卻無法提供。那時乾旱一年比一年嚴重，沙化的侵襲，離河岸已經不到幾公里了，我家的耕地只剩下大約四畝，種棉花已經沒有效益了，我們只好改種一種叫山葛的草藥。

「我記的很清楚，二〇一〇年的初春，老天突然下了一場大雨，全家欣喜若狂，我們躺在泥地，任雨水在身上跳躍。母親高興地說：『等到了！等到了！』

「父親冷冷的說：『早呢！要等到沙退。』

「『沙退？』

「『沙退！』

「『可能嗎？』

「『再等等！』

「母親坐起來，把父親和我也都叫了起來，嚴肅地說：『沙雅十五了，要許人了，要等沙退到哪年去？』

「我看不出父親臉上是雨水還是淚水，他低下頭去，半天沒有說話。

「誰都沒有說話，我隱約知道『許人』的涵義，也知道這是中國農民最怕有個獨生女的緣故，卻不知道是什麼。

「過了許久，父親終於說：『沙雅不守啦，我走了就算了！』

「『不就三畝地嗎？回莎車，給你十畝！』

「父親轉過身去，背對著母親，那表示他真的生氣了，他說：『剩下一畝，我就把自己埋在那！』

「母親痛哭失聲：『為啥？為啥？不就一塊地嗎？』

「父親大聲吼道：『那不是地！是我的根！』

「各位尊貴的議士，你們知道有多少像這樣的家庭嗎？世界上有多少這樣的人民嗎？我們人類的歷史是這樣寫下來的。可能有朝一日，人類不得不移民外太空，但是，如果沒有這種安土重遷的根性，人類只是宇宙中的一葉浮萍！」

誰聽不懂這句話的意義呢？誰又不知道呢？不管一個人荒唐到什麼程度，他總有個家，總會設法保護他的家。不僅是人，所有的生命體都必須有家，只不過對生命的認知不同，家的定義也不盡相同。

阿里依例先咳一聲，說：「是的！真主也是這樣告誡的。」

有人急著問：「後來呢？」

沙雅說：「那場雨沒有多少幫助，但我在電子書上找到了答案，那是無數中國人多年治沙的經驗，就是用草、枯枝、棉桿，或

者任何材料，紮成沙線邊沿約一公尺寬的防沙坪。同時要植樹，建防風林，做水土保持。

「這時，我又由網絡上知道，長江三峽的水壩、南水北調的世紀工程、雅魯藏布江的斷流工程一一竣工，中國的水資源得到進一步的改善……」

「啊哈！終於露出馬腳了！妳是維吾兒族，卻給中國人張目！」色多羅說話了。

沙雅問：「閣下不是哈力地族嗎？為何自稱印度人？」

色多羅笑說：「我們印度有一千多種民族。」

沙雅說：「那中國望塵莫及，我們只有五十六種。」

色多羅說：「包不包括藏族？」

沙雅說：「當然。」

色多羅得意了：「那為什麼達賴喇嘛會投奔印度呢？」

沙雅說：「那是你們跟老主人英國走，學得很徹底！達賴不想成佛，因為佛經勸人放下人生的空相。他要搞政治，想做總統，還學英語。」

色多羅臉色一變：「只有政治才能救人！」

沙雅笑著說：「議士之言差矣！人類行為是多方面的，宗教是人類追求真理的思維重鎮，理應照顧人的心靈，不必涉足照顧身體的政治經濟。一教之主應該為我們開示的，是人心的問題，為什麼富強者貪婪無度？為什麼賤民必須偷盜？為什麼一旦大權在手，人就自以為比真神還偉大？為什麼中世紀已過去，還有宗教政治不分的荒唐想法？」

色多羅怒氣上升：「那六四天安門事件怎麼說？」

沙雅說：「沒想到婆羅門變成民主自由的代言人了，議士您總目睹過火災吧？豪富之家的莊園失火了，一定有各式救火隊，各種人道團體鼎力相助！但是窮人家不幸燒了灶房，消防車見不到，看熱鬧說閒話的卻有一堆！

「貪瀆是貴族的專利，偷盜卻是賤民的生計。為什麼貴族會貪瀆呢？全世界哪個資本大國不是如此，而哪個國家不視之為發展的手段？窮人為什麼不安貧守分呢？只要貴族不斷的以物質相誘，用甘言欺騙，窮人想不上當都難！

「在二十世紀末，中國已有十幾億人口，在列強兩百年的環伺下，一直無法站起來。當知識分子受到西方洗禮後，希望趕上工業先進國，這本是人之常情。野心家要阻撓中國人自立自強，最簡單的手段便是假民主自由人權之名，實現他們思想殖民之實。

「議士若要談這些，不妨問問歷史學家，美國的印地安人大屠殺、南北戰爭、美墨戰爭，西雅圖校園事件，金博士的人權事件，韓戰傷心橋，越南的芽莊！中美洲的巴拿馬！說多少有多少，為什麼你們不先照照鏡子，只一股勁的非議中國？是不是不敢在老虎頭上打蒼蠅？是不是怕中國強盛了，今後貴族的地位保不了？」

色多羅斥道：「妳懂什麼？胡說八道！」

沙雅說：「當然，力量大聲音大，傳得遠，附和的也多！弱小的一方總難免有些不成材的小兄弟，既不甘貧困，又無力自強。只好出賣自尊，被人豢養，充作打手！」

色多羅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

沙雅說：「難怪你敢提六四，原來你根本不懂！從古到今，不論東方西方，請你舉一個例子，有沒有任何一個人民自發性的起義活動，事敗後所有的領袖都被供養在外國，享受著自己人民得不到的西式榮華富貴？

「更何況一個被你們渲染成竹幕的國家？那些別著主人護身符的打手，放了火就跑個精光，算得上是人嗎？充其量只能在諾貝爾獎的名單上跑跑龍套！只要大腦還沒有腐壞，想一想就知道個中的玄機！」

色多羅怒道：「妳大膽！是不是想看看我婆羅門的本領？」

阿里又乾咳一聲，說：「色多羅！沙雅是我的教民！摩默哈教主來訪的事，我都有記錄，要不要重播一遍？」

色多羅還能說什麼？

詹姆士也在人群中，他是被沙雅優雅的風度吸引來的，聽到沙雅對大英多有微詞，心中不快，這時越眾而出，責問道：「小小姑娘，大放厥詞！妳懂歷史了？」

詹姆士是議會中響噹噹的人物，人人都怕他三分，這時莫不紛紛讓開。

沙雅知道她剛才對英美各國的明嘲暗諷，惹了大麻煩：「尊貴的詹姆士議士，我只是回答色多羅議士的問話。」

詹姆士留著一撮八字鬚，那是他的門面，也是混淆對方視聽的武器。他先搓搓鬚子，把鬚尖往上一提，對方經常就會隨著他的手勢，被他扯向一邊：「要談歷史，只有我們不列顛夠資格！妳知道嗎？全世界百分之二十最重要的各國文物，都陳列在我們大英博物館！全世界的文化都收羅在我們大英百科全書中！」

沙雅正要回答，一位小姑娘也從人叢中鑽出來，是剛才在屏幕上失蹤的衣紅。她插口說：「詹姆士伯伯，您太謙虛了，您家裡的博物館寶藏才豐富哩！要不要我放影音給各位阿姨叔叔伯伯見識一下？」

詹姆士訝異地問道：「小姑娘，妳也知道我的收集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我知道的可多了！您花了不少工夫，把人類文明做了詳盡的整理。從石器時代起，每一個重要的變遷、每一種文明的記錄、每一項珍貴的品種，您都妥善地保留下來了，為人類作出了偉大的貢獻！」

詹姆士摸著鬚鬚，笑得嘴巴都合不攏：「哪裡！哪裡！只恨一些無知之徒橫加阻擋，我能力不夠，離理想還差得遠！差得遠！」

衣紅說：「伯伯！您那些古物是複製的吧？」

詹姆士搖頭說：「複製的？那有什麼價值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您的說明上註明，那些都是其他民族的絕品呀！」

詹姆士說：「當然，別的地方保證沒有，連大英博物館都沒有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的國家總還有吧？」

詹姆士笑了笑：「不可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不可能？難道古人只做了一個？」

詹姆士得意地說：「當然不，這需要一點技巧的！」

「伯伯能不能告訴我，什麼技巧？」

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「伯伯，我又能做什麼？」

「那妳為什麼要知道？」

「難道您不希望您的收集揚名天下嗎？」

「那與技巧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您說只有獨一的一個，別人一定認為是假的。」

「其實道理很簡單，你知道怎麼集郵吧？」

「您是說，把相同的郵票燒掉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伯伯知不知道，地球上每一天物種就絕滅十個？」

「小姑娘，那是過去，現在電腦時代，自然區的物種又恢復了生機。」

「啊！絕滅的物種又活過來了？」

「不！我是說新物種，變體在沒有人為干擾下繁榮了。」

「那已經絕滅的不是更珍貴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是不是有人用集郵的技巧，把真正的古物毀掉，故意製造珍貴的價值呢？」

詹姆士吃了一驚！這小姑娘繞個圈子，利用自己剛才說的話來指責自己！他當然用過這種技倆，只好應付著說：「可能吧。」

「您不是有各種絕滅生物的標本嗎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是不是也是獨家的？」

詹姆士有如一隻被迫入籠的困獸，禁不住怒火上升：「妳知道什麼？如果不是我悉心收集，後人還知道這種物種的存在嗎？」

「啊！我知道了，您是考古學家，那些古物也要靠您讓人知道過去！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生物的收集還有可能，古物是過去的東西呀！」

「難道你不知道？古物埋藏在地下，是挖掘出來的。」

「啊！古人埋在那裡等著您去挖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古物在古墓裡，在掩埋的廢墟裡，我們只是發現而已。」

「那與開礦有什麼分別呢？」

「一種是自然界的，一種是人造的寶物，如此而已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不論用什麼手段，礦物在他國的土地裡，別人去開採合法嗎？」

「妳懂什麼？當然是各國政府支持的！」

「各國政府支持？政府有權決定歷史的所屬權嗎？」

詹姆士恍然大悟：「妳這是誣賴！我是考古學家！考古是我的責任！」

衣紅義正辭嚴地說：「但是保存古物應該是各個國家民族自身的責任才是！憑什麼你們放在大英博物館？憑什麼您又能當作您私人的珍藏？」

詹姆士怒不可遏：「如果不是我們保存得好，這些古物早被毀了，吃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的！我們子孫不爭氣，歷史就站在您這邊了！」

詹姆士大聲說：「當然！那是我們用血汗、用炮彈得來的戰利品！」

衣紅說：「伯伯不要生氣嘛！不爭氣當然活該！現在我們有力量了，到底是誰的戰利品還不一定呢！」

「妳想造反？」

「我不敢，至少在電腦強力統治下，我造不了反。」

有人喊著：「少談政治恩怨！我們要聽故事！」

也有人說：「沙雅議士，別理他們！妳到底有沒有守沙地？」

沙雅說：「謝謝大家關心，我們一直守到二〇一八年。奇怪的是，天氣漸漸改變了，空氣很潮濕，冬天有雪，春天有雨。」

「父親蒼老消瘦的臉龐有了喜色，他看著地上冒出的草苗，跪在地上，面頰在草尖上輕輕地摩撫著，然後他叩頭向上天謝恩：『可等到了！可等到了！』」

「我以為他指的是青草，問：『爹，等到什麼了？』」

「父親望著我說：『祖先的土地回來了，我有臉回去了！』」

「不久，他果真走了，走得非常平靜，好像田裡的活幹完了便回家去一樣。」

有人問：「故事說完了？」

沙雅說：「還沒有，由於氣候的轉變，水量充沛，塔里木沙漠變成良田，中國人開發大西北的願望實現了。」

「恭喜！」

沙雅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其實這才是苦難的開始，那時我剛滿二十三歲，立志不嫁，和母親兩個人守著那十幾畝田地。」

她堅強的意志終於鬆動了，眼角閃耀著淚珠的微光。她停頓了一下，繼續說：「接著，就在二〇二〇年，一些跨國大企業來了，他們大肆搜括土地。我們堅持不賣，那是父親用他生命換來的根。可是，大企業有的是子彈，有的是走狗。一天，我母親突然死了！醫生說是長時期營養不良，餓死的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過去我們天天挨餓都沒餓死，現在生活改善了，反而餓死人了？當地的醫生都是大企業豢養的，我不相信他們的鬼話，便到莎車請願。莎車的醫院答應為我母親驗屍，等我再回來時，家已經沒有了，土地也重劃了。」

「當地成立了一個管理局，局裡拿出一份文件，說我們簽了自願拆遷的合同！我知道那是假的，他們便說是我母親親手簽的！怎麼可能？母親已經過世了，死人能簽字嗎？他們又說是在死前簽的！那也不可能！因為我母親根本不識字！」

「可是我一個弱女子，孤身一人，我鬥不過他們，只有到處請願。直到電腦當局接管人間事務，我才有了和其他人一樣的生計權利，於是決心投入議會選舉，我終於能來到這裡，把真相告訴大家！」

「我的結論是，我怕大自然！我更怕人類！不管各位有什麼看法，我堅決反對廢除電腦當局，誓死反對再把那些可怕的人面野獸，推上世界舞台！」

沙雅說得激昂慷慨，真摯感人，很多人都義憤填膺，拍掌叫好。

詹姆士沒有被衣紅說退，這時插口說：「故事很動人，不過只是一個騙騙小孩子的神話！怎麼可能？塔里木盆地變成良田？誰相信？」

不少議士也大不以為然，交頭接耳，彼此議論紛紛。

有人說：「這年頭，誰的話是真的？」

也有人說：「真的假的！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當然有分別！」

「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真的是假的，假的才是真的！」

沙雅大聲說：「尊貴的議士們！請回答我一個問題，自從二〇一一年虛擬幻境大行其道以來，有幾位知道世界上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？」

議士們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不知如何回答。的確，本世紀網絡風行，多媒體無所不在，吊詭的是，資訊越多，人們所能選擇

的反而越少。世界上已經沒有大型戰爭了，但每天各地的暴行衝突，槍殺掠奪不斷。人所關心的是如何享受，誰去管世界大事！

再說，什麼才是大事？大腦的記憶容量有多少？每天無數資訊源源不斷地輸入感官，如果大腦沒有一種有效的處理方式，等於是石沉大海。

「妳說說看！」有人說。

「好！我不敢說知道得齊全，但是……」

衣紅一拉沙雅的衣襟，擠了擠眼睛，自告奮勇說：「還是我來說吧！反正我小孩，說錯了不丟臉！過去人類愚昧，很重視政治，但今天政治不值得一提。

「別的不說，我歷史考了一百分，可以向各位報告一些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大事。」她一邊說，一邊仔細聽杏娃供給的情報：「我且從二〇〇〇年說起，到電腦聯盟接管全世界服務系統為止。

「二〇〇〇年，千禧年股災發生，網絡泡沫終於破滅。

多個實驗室之電子紙問世。

電子書包、電書問世。

微軟壟斷電腦的時代成為過去，個人電腦式微。

「二〇〇一年，新石油危機，中東各國團結，拉攏歐盟，對抗美、以。

青少年犯罪率直線上升，新的麻醉藥物不斷出現。

電腦網路上病毒泛濫、犯罪猖獗，色情暴力深入家庭。

普拉格拉發表磁通子理論。

「二〇〇二年，愛滋病獲得控制，但新的病毒又繼之而來。

全球電腦網路規格統一，尖峰時間最高有一億人上網。

新太空站啟用，宇航成為熱門話題。

「二〇〇三年，感覺系統問世，辨識產品大行其道。

中國載人火箭發射成功，邁向太空。

聖嬰現象加溫室效應，全世界氣候大反常。

全球溫室效應明顯，海平面上升十公分，威尼斯成水國。

「二〇〇四年，防盜系統，自動監視系統上市。

袋中型電腦大行其道，可用語音與人溝通。

世界經濟進入穩定成長期。

「二〇〇五年，智慧型機器人，自動駕駛之交通工具上市。

分子工程有重大突破，有助高精度之儀器生產。

「二〇〇六年，發現厭氧的真菌，能大量且快速地分解垃圾並使優氧化環境復原。

再生能源工業成為主流。

積體電路邁入G B級，腕上型電腦問世。

「二〇〇七年，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實體。

全球聯通系統成功，九成人皆能用數字上網。

歐盟整合成功，組成歐羅巴聯邦。

「二〇〇八年，美國人在月球寧靜海建立基地。

每隔十萬年造訪地球之彗星被發現，澄清了冰河紀之成因。

人類祖先化石，推前至三百萬年。

「二〇〇九年，全球氣候大反常，災情嚴重。

中東和平會議圓滿閉幕。

「二〇一〇年，漢字理解系統實現。

分子電池實驗成功。

反噪音系統上市。

「二〇一一年，多媒體技術成熟，虛擬幻境風靡全球。

語言翻譯機設計成功，人人可透過電腦，作及時翻譯。

美國人開始移民火星。

「二〇一二年，網絡大戰開始。

太空主權會議。

基因工程技術一再突破，用基因複製出的人已經十歲。

「二〇一三年，發現中子石，反壓力物質製成。

反重力試驗成功，萬有引力理論被推翻。

導體電線成為過去式，定點微波傳導成功。

「二〇一四年，電子技術進入微分子結構。

太陽電池研發獲得突破，能將九五%的太陽能轉為電流。

電腦城開始規劃。

「二〇一五年，微分子工程投產，材料革命進入新紀元。

個人電腦用微分子技術，還不到一立方公釐大小。

恆溫物質成為房屋、衣著、交通、器物的基本原料。

恆溫器材溫度適宜，可將多餘的熱變為電流。

「二〇一六年，全球新貨幣體系建立，公平貿易有了規範，美金本位失效。

薄膜微波通訊實驗成功。

反壓力物質投產。

電離技術成熟，離子屏可供顯示。

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急遽增加，成長率三%。

「二〇一七年，發現新陳代謝的核糖核酸，人可以自選年齡，永保青春。

生理再生技術極為發達，任何器官、肢體都可以即時修補。

利用微分化學，合成了葉綠素、酵素，可以合成各種食物。

可供語音輸入的耳膜植於耳中，以體熱供電。

磁帆技術成熟，太空旅行開始。

「二〇一八年，太陽能由衛星收集，以激光將能量傳至地球。

造夢機設計成功。

電離罩供防護用熱電材料量產，全球每日生產數千萬噸。

日光電能全面取代石油，全球封井。

奧斯騰山峰整個被移走，開出一個風口。

「二〇一九年，食物生產機發明，食物無限供應。

熱帶雨林已在地球上消失。

南半球上空的臭氧層完全消失。

金星監獄設立。

「二〇二〇年，紅教教主認為火星是天堂，西藏十萬人移民火星。

「二〇二一年，全球毀核協議達成，在電腦監督下，核子、毒品、犯罪全面消除。

世界新秩序受到廣泛討論，政治只是地域性的自治形式。

「二〇二三年，聯合國功能式微，形同虛設。

世界十大工業國高峰會，新參加的有中國、巴西、蘇俄。

語言傳譯系統統一規格，採用美國柏克萊大學版本。

「二〇二四年，智能電腦的功能完全被肯定，全面採用。

十大工業國與聯合國協議，結合電腦，發表『二〇二四宣言』。

「至於二〇二五年以後的事，大家都在夢裡，我想就不必講了吧？」

衣紅一口氣說到這裡，簡直和電腦的記憶一樣，人人聽得瞠目結舌。連自以為考古學權威的詹姆士都開不得口。但他久經陣仗，此時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，問沙雅道：「這些事說得對嗎？與妳那塔里木盆地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沙雅很佩服衣紅的記憶力，有了奧援，她膽子更大了。便說：「這位姑娘說過了，是在二〇一八年，奧斯騰山峰整個被移走了，在克什米爾高原開了一個風口，於是印度洋的濕空氣大量湧進新疆，滋潤了中國大陸！」

有人不相信：「把奧斯騰山峰移走了？」

「是的，開了一個幾十公里的缺口。」

「幾十公里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不信你自己去看。」

「誰有這麼大的能力？」

「可能是神！」有人說。

不論是誰，聽了都有些心驚。

有人問：「當局，這些舊聞是否屬實？」

當局說：「是的。」

詹姆士迷於幻境太久，不敢再置一詞，只好說：「真是膽大妄為！這樣不是破壞了地球生態嗎？」

色多羅也找到理由了：「怪不得我們印度的氣候也反常了！」

沙雅說：「是的，據我所知，孟加拉、旁遮普的季候風不再肆虐，年年洪澇成災的大禍害獲得改善，中美洲的聖嬰現象也減弱了。」

詹姆士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氣候不是一兩天的事，自然也不容人為干預！怪不得本世紀初氣候年年反常，年年打破以往的各種記錄！就是你們這些無知之輩，只為了眼前的利益，竭澤而魚！」

沙雅說：「詹姆士譏士，這些都發生在一〇年代以後，我只是告訴你真相，這些與我不相干，我連一擔水都挑不起來，還能移山嗎？」

「你要罵，為什麼不罵那些提倡殖民政策的老祖先？近世紀一切禍害都因他們而起！再不然也該對美國人說去，他們大規模的改變落磯山，把加利福尼亞變成綠洲！然後全力發展汽車工業，美國人送到大氣中的毒氣，佔了全世界污染的三分之一！還有沙烏地阿拉伯，他們賣了石油，換來金錢，把所有的沙漠綠化了！巴西人開墾亞馬遜流域，把全球最大的雨林砍光！這不是膽大妄為嗎？還要我再舉例嗎？」

色多羅辯說：「不然怎麼辦？人口越來越多！」

沙雅說：「當年中國倡導節育，你為何不幫我們美言幾句？」

色多羅說：「美言？你們以節育為名，殺了多少女嬰？」

沙雅說：「自然不能改變，人性改得了嗎？節育是一回事，人性是另外一章！窮國窮民，要兒子做苦力謀生，難道也犯著你了？」

色多羅說：「當然，男多女少，會構成生態不平衡。」

詹姆士說：「這點我不同意，據統計，女性比男性還是多些。」

色多羅說：「男人多也是生態不平衡呀！」

詹姆士說：「那怎麼辦？你倒說說看……」

色多羅說：「自然界解決的手段是戰爭！」

詹姆士說：「原來你是戰爭販子！」

色多羅說：「你怎麼可以侮辱我？我說的是事實！」

沙雅見他們轉移戰場，正吵得火熱，悄悄拉著衣紅，兩人躲到一邊去。沙雅羨慕地說：「謝謝你給我解圍！妳的記憶怎麼這麼好？」

衣紅一笑，指著腕上的微機說：「都是她的功勞！」

沙雅更是吃驚：「微機？當局？」

衣紅點頭說：「正是。」

「不可能吧？我的微機雖然有問必答，但開口從來不超過一句話。」

「那是妳沒有把她當作朋友的緣故。」

沙雅簡直不能相信：「當作朋友？」

「是的，朋友要彼此溝通吧？」

「但她是電腦呀！」

「所以，妳不把她當人看？」

「她不是人呀！」

衣紅微笑說：「妳養過寵物吧？」

「我養過貓。」

「妳總對貓講過話吧？」

沙雅有點不好意思，說：「當然，而且說得很多。」她突然想通了：「是了，我把微機當作工具，連貓都比不上。」

衣紅說：「來！我給妳介紹一位朋友！」她便對杏娃說：「杏娃，我旁邊這位是沙雅，一位新朋友。」

杏娃在沙雅耳中說：「沙雅，妳剛才很勇敢。」

沙雅高興得跳了起來：「真的是妳嗎？妳是當局？」

杏娃說：「咳！別提當局，我們是一家，常鬧多重人格症！」

沙雅急切地說：「我能夠常常跟妳談話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嗯，這是我的榮幸！」

沙雅便說：「老實說，妳的情況很危險。」

「真的？不是剛打完一場勝仗嗎？」

「沒那麼簡單，肯特吳那些人是鬧著玩的。」

「我知道有幾位議士真心要我下台，但他們沒有實力。」

「有一位議士告訴我，說有人掌握有千真萬確的證據，絕對可以激起公憤，一次就把妳攆下台。」

衣紅大急，問：「真的？」

沙雅說：「真的！我剛才這樣做，就是想先穩住陣腳。」

「是誰呢？」

「他們不肯明說，就是怕當局知道，事先防範。」

「有沒有任何線索？他們總透露了什麼吧？」

沙雅想了又想，說：「好像提過什麼真理教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。」

衣紅大為放心，說：「真理教？那沒問題，他們都是手下敗將。」

「問題是他們收集了無數的證據，證明當局濫權。」

「這很嚴重嗎？」

沙雅正色說：「當然嚴重，人類議會設立的目的就在監督當局，防止她逾越權限。你還記得上個世紀美國的水門事件吧？對許多國家而言，偷聽電話算不了什麼大事。但創立議會的人認為，當局的能力不容置疑，但缺乏判斷力。如果不加以制衡，人類將被奴役，永世不得翻身。」

杏娃說：「沙雅說得很對，因為沒有人把我當作同類。」

沙雅忙說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，但是他們是這樣想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我們要趕快採取行動才是。」她對沙雅說：「等會再聊吧，我們還有一幫朋友，有很多事要做。」

沙雅說：「好的，我也有一批朋友，大家全力以赴吧！」